



凡尘晓遇

专栏

悬崖书屋的灯

□李晓

入夜的万州城，成了银河里的街市，一湖碧水灯影摇曳，宛如眼波流转，与岸上城市灯火目传情。

清凉的江风从平湖之畔启程，顺着拔节之城吹拂到后山，又从空中盘旋直下，降临到这个草木葳蕤的幽静小院。院内柔和灯光下，来自城市的夜读者们随意而坐、侧靠于书橱下墙边、埋头于室外小桌柔和灯光下，他们打开一本书安静地阅读，这是属于城市夜读者的一处精神岛屿。

这个书屋建于陡峭悬崖之上，故名悬崖书屋。

年轻的女子碧涓，身着手工缝制的粗布衣衫，披着绿藻似的长发。她是悬崖书屋的主人，此时正在书屋旁边案台上为夜读者们煮咖啡、泡山泉茶。书香、茶香、咖啡香、草木香的交融，是夜读者们陶醉于此的美妙享受。

碧涓这几天阅读一本叫作《你一年的8760小时》的书，这本书被这里的夜读者也反复摩挲过，书里表达着这样的意思：一年四季路途遥远，充满了阴晴雨雪，我们慢慢学会了把滴答时间的有限金币，投在了最重要的信箱里，但一年里的8760个小时，生命多半还是会平平常常度过，也有悄然溜走的时间，或许因为总是在同样的信箱里不停投币又不不停赶路貌似平庸着。最后，时间交出了满意或不满意的答案，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时间的管理者。

41岁的女子碧涓，在悬崖书屋夜晚的温润光晕里，告诉我她自己许多个8760小时的故事。

在碧涓的人生故事里，有属于她脚踏大地的时间浮雕，也有仰望精神星空里轻舞飞扬的光阴羽毛。

出生在万州乡村的碧涓，靠父母汗水浸泡种出的稻谷、玉米、蔬菜变现，读完了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而今碧涓回到乡里，看到匍匐于田畴沃野的乡亲，总感到那些稻子、玉米发出金灿灿的光芒。

聪慧的碧涓，稳稳端住了一碗叫作才华的饭，这碗饭有营养，也五味俱全。大学毕业后，碧涓辗转于上海、广州等城市，开始了她文创事业的打拼。25岁那年，碧涓回到故乡万州创业，后来又一家酒类国企上班，做到了科技研发部部长的职位。在万州，碧涓也遇到了她一生的归宿，在城市灯海里，有了一个家的灯光闪烁。

碧涓感谢夫君，任她选择自己的天空翱翔，他给予她的是满格的信任，真诚的祝福，关切的目光，当然也有一双男人大手的有力托举。

在国企干了6年后，碧涓再次决定单飞。我问她，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举动，难道不喜欢养尊处优的日子？碧涓说了一句话，她说她喜欢听风的方向。这风的方向，其实一直在内心田园里吹啊吹。

从企业辞职后的碧涓，在万州成立工作室，从事品牌创意设计、企业形象宣传、科研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碧涓为不少商家设计的一系列品牌Logo形象，很快风靡市场。碧涓的作品，来自于创意灵感的飞扬，更多的是心血的浇灌。

这样风顺水干了几年，碧涓心里的风向又开始改变了。碧涓来到重庆城，主要从事品牌运营、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

碧涓说，在重庆城的大多数时间，其实是玩。她喜欢南山，南山上有佳木，南山上俯瞰都市灯火，可以让自己陷入很深的冥想。

去年秋天，碧涓又回到了万州。这一次，碧涓要真正安顿

自己的身心了。

根植于心的爱好，碧涓就喜欢两种：读书，喝茶。读书是涵养生命，喝茶同样是润泽心灵。

碧涓感到，网络时代，阅读大多被碎片化了，铺天盖地的信息呼啸而来，又绝尘而去，当她看到大街上、车站里、商场中的手机低头族们，心里突然焦虑起来。有一次碧涓回到乡下老家，看到夕阳西沉中一个老人躺在藤椅上痴痴地看一本名著，她被这一幕深深触动了。

碧涓坚定了要去郊外后山开一间书屋的想法。今年春天，碧涓在兜兜转转中相遇了这个叫枣子岩的地方，那是万州城市后山一处杂草疯长中几乎废弃的红砖农房。

碧涓很快和那户农家谈妥了廉价的房租。于是，收拾一个小院的行动开始了。收拾一个小院，其实也是收拾一种生活。

挽起袖子，镰刀飞舞，除掉杂草；挠上裤腿，锄头落地，松软泥土，种上百荷花、绣球花、菖蒲、月季、玫瑰、芭蕉等绿植花草；把部分歪斜墙体推倒重来，其余的夯实、加固，内外墙面适当粉刷，贴上过去年代的宣传画，收来山里石磨、石碾等老农具。小院槐树下几把躺椅，平时躺在上面打个盹，世界就是自己的了。核心打造的悬崖书屋，更弥漫着手工的温度：纯木书橱、桌椅板凳、竹编窗帘，木香竹香弥漫。

然后是书的聚集，旧书摊、书店购买，家里藏书，本地作家与友人捐书。

悬崖书屋在春夜里亮起了灯。从书屋眺望，是城市灯火，是一条大江江湖的闪闪发光。

悬崖书屋的灯，也是心灯，它照亮了城市里相似的、缤纷的、嗷嗷待哺的灵魂。

夜读者们纷纷来到悬崖书屋，阅读，品茶，还有手磨咖啡、农家小菜。

一个产后的妈妈，感觉自己有些轻微抑郁，连续几个晚上全家来到悬崖书屋，晚风吹拂中阅读木心的《云雀叫了一整天》、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阅读之余，她给半岁大的婴儿哼唱山里民歌，婴儿睫毛闪动，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发出星星之光。年轻妈妈的心，温柔涌动，爱意绵绵。

一个中年男人在月圆之夜，正准备入睡，他从窗口望出去，天上一轮皎皎明月，他突然感到有些虚度了，于是驱车来到悬崖书屋，望一会儿天上的明月，再到书屋里看一会儿书。尔后回到城里，进入一个安然的梦乡。

还有不少在夜里惊醒、望着天花板煎熬着等待天光开启的人，相遇在这悬崖书屋的光晕里，治愈了失眠，更治愈了焦虑，散开了如墨汁一样被浸染的灰色情绪。

碧涓说，悬崖书屋的灯，会一直亮着，为与书有缘、与山野晚集有缘的人亮着。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北碚二首

□张鉴

老城

这个清晨，我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
眸子不断往后移动，从林立高楼
到老街旧巷
突然，我怔住了
不经意间，我读到了辽宁路、北京路、天津路
上海路、武昌路、南京路、广州路……
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北碚老城，我竟然
读到了半个中国

我最轻的脚步，最静谧的呼吸来读
每一次落脚，都隐隐听见
激烈的枪炮，带血的呐喊
听见雪花飘落，也听见春天苏醒

原来，战火中陷落的城市
在这座小小的城，竟然倔强升起

我以冰镇的悲和痛，哽咽地读着
这里的一砖一瓦，读脚下的石头
和石缝间长出的野草，开出的小花
一直读到满城风云，满怀悲怆

磨滩瀑布：和声

那个傍晚，我亲眼看见一位
白发三千丈的老人
踉踉跄跄，又豪迈决绝
一下子扑进黑暗森林

一挂瀑布的终点，自然不是尾声
这刚刚奏响的和声
水的音符，是头戴花冠的少女
弹奏着嘈嘈切切的琵琶
石头的音符，是踢踢嗒嗒的马蹄
奔跑着急行军的秘密

这部盛大的和声
通俗的部分，裹挟泥土
携带村庄的影子和牛羊的脚步
美声的部分，带着蝴蝶的翅膀、花朵的笑声
和徐徐打开的前方的风景
而民族的部分，最为安静，最为深刻
呼吸着新鲜的风，又固执地保留着远古的记忆

这部跌宕起伏的和声
有时是凄厉的，逝水呜咽
仿佛经历着一场生离死别
有时是激烈的，漫长的征战
铁马冰河，刀枪齐鸣
有时是悲壮的，高擎一盏盏白色明灯
一次次砸向未来的头颅

这部饱满悠长的和声
是美好的，不断将梦想的种子
洒遍大地，一粒粒开出白色的花朵

和声浩浩荡荡，越来越从容
高潮的部分你知道它的另一个名字：辽阔
人间祥和，百姓安居乐业
这位曾经的老人，心中装满长空与大地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副主席)

夏雨

□李举宪

人们的眼睛都望长了
你终于还是来了，掀开帘子
从山的脊背来，翻过垭口
走到屋后的竹林
淋在每一家的屋瓦上，院子里
一切都在雨水的滋润中复活

炎炎暑气慢慢降下来
大爷收起了蒲扇，空调停下来
我心里的火也降了下来
可以安心地睡一个好觉

最终你还是被一些云叫走了
太阳一出来，暑热又慢慢地收复了阵地

其实你是为夏天加一次油
让伏天踩过每一颗谷粒，抵达希望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又到开镰割稻时

□项德林

立秋没过几天，满满腾腾的稻子熟了，黄澄澄、沉甸甸的稻穗儿弯着腰，将整个大地染成一片金黄，到处溢满了香甜的气息。风从岭上来，稻穗儿的腰弯得更深了，快要触到地上似的，一副虔诚的样子，似向大地致敬，向汗水致敬，向乡亲们致敬。

群山环抱的山区没有收割机，梯田被一根根田坎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儿的，收割机上不去。这里依然是刀耕火种的地方，有根深蒂固的农耕文明，这里只要有一把亮闪闪的镰刀就足矣。

又到开镰割稻时，磨镰刀的师傅永远在大家需要他的时候准时来到村里，好像与这里的乡亲们有永恒的约定。锈迹斑斑的

镰刀在他手里淬火、锤打、琢磨，就变得光鲜起来了。刀口银亮亮的，迸射出一道道寒光，镰齿尖利，锋芒毕露，恨不得一口吃掉所有的稻子。

每到这时节，乡亲们都会自发地相互帮忙，而且多年来达成默契，东家割完就紧着西家割，趁着天气好，三五天内要将几家的稻子全部收回来。

稻田里的水早已放干，田地甚至裂开了一条条口子。太阳高高挂在天空，虽然还有点毒辣，但不过分。乡亲们三五成群来到田埂上，望着一浪一浪的稻子，那笑容就从脸上舒展开来。朝手心啐一口，从腰里摸出镰刀，夸张地往田里一跳，陷入翻滚的稻浪中。乡亲们将身子弯成一张弓，那镰刀就是即将离弦的箭。左手握住一兜稻子，右手的镰刀猛地朝身前一拉，只听“噗哧”一声，稻秆被拦腰割断，只剩下半截稻秆坚守在田里。握住割下的稻子往另一兜身上一靠，继续割。割上三四兜后，宽厚的大手再也握不住了，便捋出几根稻草来，绕着手上的几兜稻子一围，打个活结，便成了一个稻把子。轻轻往身后一放，将镰刀伸向下一兜稻子，割出第二个、第三个……只见镰刀在稻丛里飞舞，刀刃的寒光在阳光下幻化成一道道金光。

不知不觉身后就留下了一大堆一大把的汗水，一大片一大片的稻把子，还有那屁颠屁颠地挎个竹篮拾稻穗的小孩。这时，乡亲们深深地舒一口气，主人家招呼一声，便齐齐地在田埂上坐成一排，吧嗒吧嗒地抽起叶子烟，喝几口酩茶，东家长西家短地摆阵子闲话。一袋烟的工夫，旋即从田坎上拾起镰刀，又返身稻田里。

当落日的余晖斜洒大地的时候，乡亲们就开始收拾战场。女人将田里成百上千个稻把子聚拢，用草绳捆成一捆一捆的草头。男人将镰刀别在腰上，拾起钎担，将两端先后插进草头，然后“嘿作，嘿作”大吼两声，猛地就站了起来。沉甸甸的草头压得钎担一颤一颤的，压得男人们嘴里直哼号子，那号子声悠颤乐滋滋。

不远处炊烟袅袅，一阵微风拂过，去年的陈米依旧飘香，今年的新米正在回家的路上。

(作者系重庆市金融作协会员)

